

佛山侠影

中

28

中国藏书出版社

曹力群作品集



东54A-5

44568

28

CLQ
: 28

佛山侠影

中

曹力群作品集

◎中国戏剧出版社



作者简介：

曹力群（艺名曹若冰）江苏泰县人，生于1926年，自幼喜文弄墨，1943年即撰写小品、新诗、抒情文，以若冰、右木，笔名投寄江苏日报朝阳登刊。

1960年秋开始写武侠长篇。《玉扇神剑》一炮打红。奠定武侠基础，并一发不可收拾，三十五年来共谱写近百部武侠长篇，称为武侠职业作家人称武侠泰斗，成名作有《毒眼龙》《女王城》《千手御魔》《龙飞凤舞碧云天》《赌仙杜十三》等一大批武侠作品，扣人心弦，深受广大港澳台及东南亚华人的喜爱。

现已推出：

女王城
毒眼龙
断魂崖
玉带飘香
千手御魔
杀星小子
雕剑震武林
绝情十三郎
玉扇神剑
玉扇神剑续集
龙飞凤舞碧云天
佛山侠影
狂飙恩仇
美人血
瑶台怨
恶贯满盈
神剑千秋
血溅侠魂
血浪
竞修罗剑
翠莲剑情
赤胆红颜
剑侠鸳盟

目 录

第十七章	司徒文初显身手 恃武力接管罗府	(1)
第十八章	南霸天另投靠山 天山怪惨遭涂炭	(22)
第十九章	空穴来风闻恶讯 突遭暗算受极刑	(40)
第二十章	多事老人众矢的 棋逢对手暗使计	(59)
第二十一章	谋武库众魔加盟 调包计化祸无形	(79)
第二十二章	八手仙猿明真义 菊子娘娘施迷魂	(97)
第二十三章	施妙计投石问路 倚红居忘年论交	(115)
第二十四章	调虎离山至毒汁 有备无患赴约会	(135)
第二十五章	百姓首近在眼前 舍身崖杀人灭迹	(152)
第二十六章	将计就计恃武功 弄巧成拙聪明人	(169)

第二十七章	多事人道明真相 为大局视死如归.....	(186)
第二十八章	惊魂失魄原如此 菁雯动情论剑秋.....	(204)
第二十九章	同心会图强发奋 天下传雏凤清音.....	(220)
第三十章	攻心为上见至尊 初试武功惊鬼神.....	(238)
第三十一章	见利义英雄气短 使心机各显神通.....	(254)
第三十二章	峡谷中春色恼人 欲探密连施妙计.....	(273)

第十七章 司徒文初显身手 恃武力接管罗府

北霸天董成一听东霸天尤志雄的话，默契于心，道：“这个……小弟一时答不上来，我想回去查查，当不至叫古老弟失望。”

东霸天尤志雄很欣赏北霸天的辞令，据此有了发挥的依据，一拍胸脯，朗声扬首，道：“老弟，一句话，我也回去查查，绝不会叫人比了下去就是！”

这明明是空口说白话，自己不清楚，还当什么霸主？

古剑秋却含笑道：“多谢两位千金一诺。”

东霸天尤志雄想不到古剑秋这次出奇的好说话，暗中吁下一口气，有意看西霸天洪杰的笑话，道：“洪老，你大约是不用回去查了吧？”

西霸天洪杰笑道：“尤兄，真给你猜中了。”

缓缓从怀中取出一张清单，笑向古剑秋道：“剑秋，这是你四妹的一片心意，老夫只好在尤董二兄之前现丑了。”

古剑秋接过那张清单，看了一遍，然后出声念道：

“本府为中霸天古府开府志喜，谨拨本府辖下十堡为贺。

西霸天洪杰敬贺。”

讲开，

桐柏——阴堡。

确山——朱堡。

泌阳——陈堡。

遂平——王堡。

新蔡——林堡。

汝南——孔堡。

正阳——阳堡。

唐河——李堡。

上蔡——陈堡。

方城——赵堡。

古剑秋念完，尤董两位霸主同是张口结舌，你瞪着我，我瞪着你，傻了。

古剑秋谢了西霸天洪杰，接着轻喝一声，道：“来人，呈上快讯，请三位霸主过目！”

司徒青应声而出，呈上一叠指成三叠的帖子。

古剑秋亲自接过，送到三位霸主面前，道：“请恕晚辈自作主张，已经先领收了三位的重礼！”

三位霸主举目望去，只听西霸天洪杰哈哈大笑道：“剑秋，老夫刚才那份礼，你还领不领情！”

古剑秋歉然一揖道：“小弟敢不领情！”

其他二位霸主却是“啊！啊！啊！”楞了半天，最后才无可奈何地苦笑道：“老弟，你……你真猜中我们的腹案了。”

古剑秋也是一礼道：“多谢二位海量包涵！”

敢情，古剑秋多留了他们一天，请他们吃这顿饭，却暗中派人于连夜之间，把这信阳附近，各霸天的堡、庄、院接管了不少。

西霸天洪杰有先见之明，还算落得一份人情。

而东霸天尤志雄白白损失了十一堡，北霸天董成损失了九院，却是连个人情都没有落到。

这是，他们身处古府，生命都受威胁，纵是一万个“不愿意”，又哪敢不笑脸相对。

古剑秋办完了这件事，剑眉一轩，又道：“晚辈另外还有一事想请三位霸主支持一二！”

三位霸主暗叫了一声：“苦也！”只觉手足都有些发冷了。

古剑秋双目冷芒陡然向三位霸主脸上一落，冷笑一声，道：“晚辈窃以为一霸之尊，无论功力人望，都应该具有中霸天的修养，才足照领导群雄，坐镇一方，为晚辈同道扬眉吐气。”

他故意缓了一口气，试探他们的反应。

眼角余光瞟处，只见西霸天洪杰一副沉着样子，捋须含笑不语。

北霸天董成最初那副吃惊的神态，也渐渐宁静下来。

东霸天尤志雄精神一振，笑道：“古老弟，高论！高论！贵府的崛起，真是我们身为霸天者无上的光荣，各位，我们大家共饮一杯！”

他干抢着干了一杯，大家也笑着共饮了一杯！

古剑秋一面喝酒，一面忖道：“他们不是呆子，应该听得懂我言外之音，为什么毫不替南霸天耽心？”

古剑秋愣了一愣，对他们这种反常的态度，倒是一时猜不出他们的深心，尤其东北两位霸主，与南霸天原是一个鼻孔出气的人，怎的故装不懂，也不从中做化解缓和的努力，实在是没有道理之至。

古剑秋怀着迷惘的心情，照原定步骤，勇往直前，道：“晚辈刚才提起身为霸天应有的修养问题，使晚辈不由想到南霸天其人，功力既不足以济用，人望又不足服众，过去完全倚赖家父替他支撑大局，如今人心涣散，再无替他撑腰之人，眼看江河日下，迟早都是我们霸天之羞。”话声又是一顿，三位霸主似

是听得入神，都未插嘴。

古剑秋昂着朗声道：“像这样的人，与其让他将来替我们霸天丢人，何不速作了断保持我们霸天府共同的颜面。”

东霸天尤志雄首先响应道：“对，老夫完全赞成！”

北霸天董成道：“好，老夫也赞成，不过老夫另有一个意见，我们何不干脆把他的地盘大家分了。”

他倒想得好，失掉九院，拿回来怕不超过数倍。

古剑秋微微一笑：“敝府目前乃是建府之时，不想再要别人的地盘了。”

东霸天尤志雄道，“老弟是否有别的高见了。”

古剑秋道：“晚辈还想推荐一位得高望重的前辈，接掌罗老兄的霸天府。”

东霸天尤志雄像是大吃一惊道：“是哪位，他接管得了么？”

古剑秋一指席中从未开口的天心剑许竟先道：“各位认为许老前辈一身德业如何？是不是要比罗老儿强出数倍？”

当着天心剑许竟先的面向三位霸天，即使天心剑许竟先不如罗大雕，谁又说得出口。

古剑秋深得其中之味，有意推出这一手。

逼得他们三人不得不点头道：“许兄当然是最好的人选。”

天心剑许竟先竟是摆出一副当仁不让的姿态，抱拳笑道：“多谢各位！”

只气得他们心里骂道：“这倒是好手法，推出一个人来，等于你古家通吃了。”

古剑秋接着道：“晚辈也多谢各位的同意。”

他们几时同意了，只是信口一句客气话，却被古剑秋钉钉

子似的，一下钉得实实的。

三位霸天方觉上当了，不由一愕，古剑秋又哈哈大笑道：“晚辈只要各位一句话，至于，将来如何接替罗老儿的事，各位尽可放心，绝不至再麻烦各位派人出力。”

这倒好，不但封住了他们的嘴，而且也缚住了他们的手。

西霸天洪杰在三霸之中确有过人之处，当北霸天董成、东霸天尤志雄形色之间大为不愉时，他却朗声大笑道：“英志出少年，我们真是老了，剑秋，今后的武林，将是你一人驰骋的天下了，望你好自为之。”

古剑秋也笑道：“多谢洪伯谬奖，小侄一定全力以赴，以报各位厚望。”

空洞的外交辞令，他却讨尽了便宜。

中霸天古斌脸上只挂着微笑，他虽不说话，在无形之间，他的身份又似比那三位霸天高了一级。

古剑秋一连串的表现，他不但没有话说，而且，简直超出他一生的愿望太多了。

他本来的希望，能当上一位霸主，便算吐了一口窝囊气，但这位爱子似乎把他塑造成了霸中之霸，太出他想象之外了，他能不高兴，遂出一副老太爷的姿态。

只是，一想起他与南霸天罗大鹏这份交情，如今反脸相向，未免耿耿于怀，有点戚戚然。

但，其所值得安慰的，便是古剑秋会暗中向他保证，将来绝不过份留难南霸天罗大鹏，这倒算是对得起朋友了。

因为，南霸天罗大鹏这次不来参加开府大宴，亏礼在先，实在大扫面子了，就是和他翻脸，也不致过份招至议论。

古剑秋这席酒筵，在三霸天啼笑皆非的窘态之下结束了，恭送如仪之后，古剑秋便率领天心剑许竞先，司徒两兄弟，蛇山九毒，一行十三人，自古府启程。

一十三骑快马，首尾相衔，转入官道后，立即放辔疾驰，投向三湘而去。

一路兼程，奇兵南下，赶到了三湘株州，竟未惊动南霸天罗大鹏辖下沿途各庄主。

直到朱亭，古剑突然下令弃去马匹，也不落店，转入乡下晨家，找了一间房子住宿小憩。

当夜，古剑秋留下天心剑许竞先和蛇山九毒，只带了司徒兄弟，轻身疾步，连夜摸进了衡山之阳的南霸天罗府。

罗府位处衡山之麓，依山而建，四野更无寻常人家，古剑秋他们三人进入罗府时，约在三更时光。

而此时，罗府竟然笙歌直透户外，夜宴方兴。

古剑秋双肩一晃，率先飞上了灯火通明的正厅屋梁之上。

司徒兄弟也一左一右选好地形，隐了起来。

这时，大厅之上筵开五席，坐满了形形色色的各式人物。

这些人物，个个气势凌人，被南霸天招来喝去，南霸天罗大鹏竟是笑脸相迎，毫不以霸天之尊自重。

尤其中间那一桌，尽属六七十岁以上的老人，个个面色阴沉，极少说话，南霸天罗大鹏对他们尤其尊敬，敬酒递茶，小心翼翼，唯恐得罪了他们。

古剑秋一看，心里就明白，敢情，罗大鹏已经得到了信息，请来帮手，准备和他一干了。

古剑秋于是便不再惊动他们，带着司徒兄弟把罗府作了一

次查看，看好一切出入道路，先对罗府作了一番了解，又悄悄地退了出去。

第二天，古剑秋一行十三人，突然现身在罗府大门之前。

古剑秋挥袖抖出一张大红柬帖，飞到司徒文手中，道：“你去投帖，命南霸天罗大鹏现身前来迎客。”

司徒文接过柬帖，腾身一踩，进了大门，一掌打在门房登记桌上，大声道：“有人没有？”

怎会没有人，大门口一边站着的四个彪形大汉是什么，门房里又坐着三个闲聊的人是什么？

司徒文这一拉嗓子，不是上门欺人是什么？

那三个正在闲聊的人，几时见过这种吃生米饭的人，敢到霸天府来撒野，只瞟了他一眼，依然各谈各的，理也不理他。

这还是好的哩！要不只怕早就向司徒文出手了。

敢情，他们这时正为某一件事，谈到兴头上，不愿意住口，才破天荒的容他张牙舞爪，没有马上惩治他。

司徒文所为何来，你罗府就是规规矩矩地接待他，他也不会给你好颜色看，何况在这种情形之下。

只见他剑眉微挑，抓起桌上三支毛笔，一抖手打了出去，叟！叟！叟！三声微响过后，接着，三声凄厉的惨号，从那三人口中发出。

司徒文出手的三支毛笔，正插在他们脸上，右进左出，锁住了他们的嘴巴。

屋内惨叫之声一起，守在门口的那四个大汉，可不能再做摆饰了，晃身围住了司徒文，齐声怒喝，几样兵刃，向司徒文身上落了下来。

司徒文长啸一声，长剑出鞘，刷刷连声已寒光电掣，向那四人每人攻出一剑。

这四剑分袭四人，快得肉眼难辨，暴伸疾缩，诡异绝伦。

竟使那四人自救唯恐不及，更谈不到互膺牵制司徒文了，惊哦之声纷起，四名大汉被他出手就逼出一丈开外。

其中一名为首的大汉喝道：“来人扎手，‘巧锁金龙’大夥齐上！”说罢白光一闪，金背大砍刀正一指，四人一声春雷大喝，攻向司徒文。

刹那间，刀风霍霍，人影飘飘，排山倒海般，向司徒文压了下去。

这四个人用的全是金背大砍刀，力猛刀沉，招术又是完全一致，聊臂出手，就等于一刀之下，汇合了四个人的劲力，一招之下，暗藏着四种变化。

这种攻敌方式，不仅少见，而且极难应付。

换上任何一位功力稍差的人，就这迎头四刀，便莫想接得下来。

就是未跟古剑秋以前的司徒文，也非落个灰头灰脑不可，可是现在的司徒文却有了改观的成就，只见他哈哈一笑，身子一挫，先退后进，疾射而上，倏地剑光大盛，穿入刀光之中。

一串“叮！叮！当！当！”刀剑相交，金铁相触之声，从刀光剑影中传了出来。

四名大汉突然惊叫一声，倒飞疾纵退了出去。

只见他们右臂低垂，以刀驻地，腕脉附近，齐被司徒文宝剑划上一条血痕，鲜红的鲜血，从手上流到金背大砍刀上，然后，再顺着刀身流到地上。

司徒文振腕收剑还鞘，这时取出古剑秋的大红帖柬一举，朗声道：“中霸天古府少霸主前来拜望！”

这时，室内那三个受伤汉子，已自行拔出脸上毛笔，正每人抓了一件兵器，冲出房外，要和司徒文算帐，被司徒文这一喝，哪敢再出面，又缩回房中去了。

那四个受伤大汉也是一震，相顾失色。

那为首汉子忍住痛苦，咬牙抬起右手，抱刀一礼，道：“原来是少霸主尊驾光临，在下等肉眼无珠，冒犯之处，敬祈赐谅。”

同时，从内院之中，射出一位五旬左右的老叟，落身司徒文身前，拱手道：“少霸主，请入府待茶！”

敢情，他们把我司徒文当作古剑秋了。

这也难怪他们，只因司徒文人品奇俊，英气勃勃，刚才出手剑法又奇奥绝伦，除了古剑秋还能是谁。

司徒文冷笑一声，道：“在下乃古少霸主座前双英之一司徒文！”手中大红帖柬向前微微一送，那张大红帖柬平平的向那老人手中飞去。

那老人一听司徒文不是古剑秋暗叫了一声：“惭愧！”心念微分，司徒文发出的大红帖柬，已到了他身前。

他戒心一起，又怕司徒文使坏，给他下不了台，因此，不敢大意，猛提一口真气，力注右臂，两指一夹，接住那大红帖柬。

大红帖柬，入手轻如雪片，他又看错了，老脸禁不住一红，呵呵一笑道：“古霸主在那里，请少侠带路引见！”

司徒文冷然道：“尊驾是谁？”

那老者道：“老夫罗大雕。”

司徒文不屑地看了他一眼道：“你们霸主何在，叫他前来亲迎本府少霸主！”

罗大雕乃是南霸天罗大鹏手足兄弟，在罗府已是一人之下，众人之上，按说有他代表出迎，原无不是。

罗大雕眉头一皱道：“家兄此刻正有要事……”

一语未了，司徒文甩袖道：“那不敢麻烦了，敝少霸主自会前来！”接着，一连“哼！哼”两声，回身一个箭步，出了大门。

古剑秋对南霸天不满之事，南霸天已经接有密报，所以罗大鹏才忍了一口气，好言相向。

其实，南霸天罗大鹏这时确然有事，无法分身，但话又说回来，在司徒文这种态度之下，南霸天罗大鹏纵然能分身又岂能不顾身份，亲自出迎。

罗大雕忍了又忍，叫了一声：“司徒少侠……”

司徒文充耳不闻，自顾而去。

古剑秋等一行人，就在大门外二十丈附近，把府内看得清清楚楚。

只见司徒文跑到一位比他更英俊的少年面前，说了几句话，那少年勃然大怒，声震原野地啸了一声：“九叟听命！”九毒在他口中已改称九叟了。

只见他身后九位龙钟老人，应声转到他身前，躬身一礼，道：“属下恭候少霸主吩咐！”

那少年冷声厉喝道：“罗大鹏倚老卖老，夜郎自大，对本人如此不敬，辱人太甚，可恶已极，速代打入进去，给他们一点颜色看看。”

声大震耳，站在门里的罗大雕听得清清楚楚，不由脸色大

变，派人向里禀报去了。

这时，又听那九位老叟之中，有人问道：“动手起来，属下等可否任意行事？”

只听古剑秋不耐烦地道：“该杀就杀，你们瞧着办吧！”

其实，这时古剑秋另有一句话，用传音入密神功，道：“罗府之人留有大用，将来我要亲自发落，不可伤他们性命。”

九位老人同声一诺，横着并排气盖山河地大步向罗府走去。

罗大雕闪身横行大门当中，摇头大声道：“各位有话好说！”

那九个老人既不答话，也不止步，直逼过来。

罗大雕见他们不可理喻，大喝一声道：“各位要不止步，莫怪本府出手无情。”

那九人就像聋子，充耳不闻。

罗大雕怒从心起，恨声道：“本府仁至义尽，要对不起了。”

接着，暴喝一声：“放！”

只见一排疾箭，带着一串尖啸，射向那九位老人。

那九位老人视如不见，照行不误，那排疾箭射到他们身前，只见他们身晃抬手之间，不是把疾箭接住了，就是避过了箭锋，前行速度，毫不因之稍减。

罗大雕暴喝连声：“放！放！放！”

只见那箭如飞蝗，集中向那九位老人射去。

那九老人这时人口中发出一声厉啸，身形纵起，疾如闪电，穿过箭雨，扑入庄中。

只听阵阵厉啸惨号，势如狂风暴雨，扫掠而过，顷刻之间，遍及全庄。

倒是当门而立的罗大鹏等人，避过了正锋。

敢情，那蛇山九叟穿箭而入的出手对象，便是那些放箭的人，因此，他们没有经过大门，而是翻墙而进。

翻过院墙之后，左右一分，反抄席卷而去，见人伤人，见物毁物，先把南霸天罗府弄得天翻地覆。

这样周而复始，然后在院广场上一站，这时罗府正在商议大事的高手才赶出来。

可是，这时罗府已是伤者累累，惨号之声惊天动地，闻之夺魄丧胆。

蛇山九叟出手也真绝，受伤的人伤势不一定很重，但觉人人痛得钻心蚀骨，使人不知那受伤的人遭到了多重的杀手。

这原是黑心魔剑老剑主寒敌心胆的心理攻势，有异想不到的奇效。

功力稍差一点的对手，经这一击，常常心智涣散，败局已定。

蛇山九叟雷厉手法扫过之后，又静如初，在院内广场上布下了他们的看家本事，九宫九毒阵，双目一垂，凝神内视，以静待动了。

罗府涌出来的高手，怕莫有七八十人之多。

第一步，是先把蛇山九叟围在中央。

然后……

南霸天罗大鹏带了四位年约六十以上的老人，站在正厅大门外台阶上，并未步入广场之中。

围住蛇山九叟的那一批高手，也是严阵以待未出手攻击，也无人向蛇山九叟喝问。

蛇山九叟那副死像本来就不说话，没有人找他们说话，要